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三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浮溪集三十二卷附拾遺	宋 汪藻撰	聚珍 一
北山文集三十卷	宋 鄭剛中撰	金華 一一五
滄山集五卷附補遺附錄、提要	宋 朱翌撰	知不足 二三五
高東溪集二卷附詞	宋 高登撰	正誼 二五六
雙溪集十六卷附遺言	宋 蘇籀撰	粵雅 二七一
毘陵集十六卷附拾遺	宋 張守撰	聚珍 三二八
謝幼槃文集十卷	宋 謝邁撰	小萬 三九三
岳忠武王集一卷附宋史本傳	宋 岳飛撰	藝海 四一七
簡齋集十六卷	宋 陳與義撰	聚珍 四二七
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附拾遺	宋 韓元吉撰	聚珍 四六二
夾漈遺稿三卷	宋 鄭樵纂	藝海 五八三
文定集二十四卷附拾遺	宋 汪應辰撰	聚珍 五九〇
雪山集十六卷附詞	宋 王質撰	聚珍 六六八
香溪集二十二卷	宋 范浚撰	金華 七二四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尙符璽。再遷尙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觀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閱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苟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敝。作者衆矣。詞句優淺。益不逮前。其間心腕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殯。習郢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閱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昭士。陶。噲。昌。歎。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豈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雖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鐃。叩之輒應。急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

浮溪集目錄

- 卷一 奏疏四首
- 卷二 奏疏十一首
- 卷三 表二十四首
- 卷四 表二十九首
- 卷五 表二十七首
- 卷六 表二十八首
- 卷七

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兼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與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觀撰。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證議一首

序跋題說書後附十四首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浮溪集 目錄

二

策問一首

傳一首

贊一首

三

祭文四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六言絕句三首

詞三首

書劄六首

行狀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四

臣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文苑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觀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觀蓋舉其郡名也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瞻爲南渡後詞臣冠冕其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猥蕪外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藝文志竝著于錄然趙跋跋羅願小集謂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爲十五卷名曰浮溪文粹刊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謹重爲編綴哀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懷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辭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觀作誌銘以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其作網龍相制詞至比之羅明少正卯頗不免爲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皇大天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嶽司天昭聖真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聖訓榮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浮溪集卷一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廟上甘心蹈銖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猶狃習故態用猥莽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慮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履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取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願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遺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御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

以御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御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資已盈。習成悍驕。無復
圖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教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
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龜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
有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
入君之子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
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漢天
槍擄國難未已。方藉此暫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
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
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
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常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遠紹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
日瞻格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遠紹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
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尙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
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摘撫目前。爲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
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
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駭將
如駭馬。必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術詭譎。毀首碎胸。雖陸步之間。不能使
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最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榮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
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
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
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僂首爲之用。而不辭
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使足以待其懷心者。果非也。唐
憲宗時。劉闢叛。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辟。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誰代。
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誰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
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之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
能矣。幸今諸將皆驕。驕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
深察其意。如以劉辟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
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
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
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豈彭越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
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

之不威。威。憤。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
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
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
或。預。焉。以。陛。下。英。容。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
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驕。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
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衛。見。大。臣。必。執。鞭。撻。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
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
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
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能。欲。責。其。冒
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
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
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預。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
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非。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
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向。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
半。之。賦。爲。非。向。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輸。而。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精。練。者。陛
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
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向。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以。裁。損。者。軍。中。之
冒。請。內。之。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兩。一。粒。以。養
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李。三。居。其。二。有。說。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
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
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冒。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
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
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食。殘。之。吏。性。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
期。司。率。飲。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
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
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煩。瑣。橫。給。宴。游。修。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
浮。耗。使。令。安。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
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培。斂。之。瘡。痍。而。實
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
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舉。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

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怨虛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忧，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常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熱眊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願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卽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觀近日百姓見朝廷命令之類反嘻笑吾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

孰之物也。嘗一卮之水。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鑪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保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交。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糴大軍起糶。水腳官更軍兵。請給衣賑。打箭頭鐵業等錢。歲常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充當。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爲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尙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籜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遠限期。官吏竝重實典。憲臣承命惶怖。即時行下諸縣。計畫材植人工。方欲施工。料間。二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機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淮安撫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機打造。三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機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縣。未嘗一同。雖其未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候降機。不知其機。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機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

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常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常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挽而致之，水漲，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畊田桑盼，略然不得爲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爲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翎翎毛，有司常計實用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翎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簞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遯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鴛、鵲，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既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爲勞而爲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爲一，豈不爲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爲陛下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使之相延而爲盜哉。臣不勝憂懣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卽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俟倖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與益所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掠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據重兵居閑處邀愬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罰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寇性強復

5

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既不肯兵益成，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韓世忠充其指，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世忠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雖大為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家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特陛下為之主耶？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堪為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特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圖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遁，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懼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羈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況此輩平時厭餽于撈掠之費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與所將者，韓信、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乘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而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謹，為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子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下詔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取兵取將，其他皆非先務，陛下惟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呂源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竝制兩浙，且同為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包直、交結權倖為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輔而得舊物，輔敗，人為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于崧之子，厚其奩具，即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種其所賂而為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為，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為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郡也，轉運使崇實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為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為諂媚之奴者，楨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亮巾小帶，身兼督吏，趨走楨前，倚託權勢，傲視視人，施施然自以為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與大藩對賓客，輒言仲謙卯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楨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唾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欲為誕謾似才，奮常劇頗似有風力，以為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為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名大體者，咸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詔附非類，得官得職者，竝行追奪，且錄板籍記姓名，為萬世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閣，閣中諱山諱楨，而得直龍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既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

紛也。伏望睿慈速罷。仲謙別選修飾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弊。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臣未敢撰進。

浮溪集卷二

奏疏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遺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適者盤礴之師。至江壩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養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游羅金人蹂躪。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使遺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棚。除現存人戶田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論僑寓州郡節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為五姓所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謂

之南兗州。則兗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為義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為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為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鎮江。為韓世忠。岳飛。所招。通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為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陵權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陵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印文牒。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組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與鄉居無異。亦何為而不居乎哉。況浙西州縣。昨經焚劫之後。人遭殺戮。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數。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係累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為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取進止。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運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遲。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耶。為非耶。若以為非。則方命不從者。幾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隨。推之不去。公違詔。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耶。況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遷一日之祿者。宜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舊僥倖之門耶。臣以為不罷士瑗。恐人人效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運赴任。斥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為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為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為保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罔然不覺。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終莫能明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為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廉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與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後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等家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已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

得以議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就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那煥、孟忠厚、書牘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

奏論宋降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爲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職。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敘復。即不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降再爲陛下陳之。臣聞歷代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爲慶。刑而不以爲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者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皆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宦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隸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諂諂。擢取公器。如盜賊然。致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播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播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變禍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況名位已極矣。家資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爲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疊疊然沾汗清賞。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爲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爲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以砥礪爲戒。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彊。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吾怨何。臣以爲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吾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爲如宋降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爲一等。每等集爲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敘復而已。又有降官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兒邪佞之人。非所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

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難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嘗。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執爲常例。爲當罷指定姓名。錄版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爲陛下守此名器。轉成中興之業。所有宋降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于強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燭熱。故常已塞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指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泊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謠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調。來者皆云。敵于蔣山雨花臺。各倚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疊疊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說詐。尤喜爲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迺適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爲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解。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論蘇良治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犬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爲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蚘奔酸。希慕恩賞。卒之寇騎再犯都城。喪地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間說當時之事者。無不流涕痛恨。尙復忍論當時之功乎。蘇良治臣不知其人。亦不知其功狀虛實。但今日而錄燕山之功。實爲非政。且良治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

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收敘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蘇良治轉官詞頭臣未敢攪造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訖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實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樞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稅皆得平允並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視之無不盡力矣

乞修日曆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之簡牘春秋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稱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喪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呢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嚆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符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而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華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隱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閭矣及今耳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真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

說此其不可不纂述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尙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討補闕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紙市紙割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

貼黃

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遺黜陟與臣傑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割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土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并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錄訖付還庶幾組成編帙伏候敕旨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

伏見本州城東龍仁院有唐顏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曆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爲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尊奉于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爲憂如真卿之祠見爲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羣倫者忠義爲首而名節最白莫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真卿風烈誠不在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真卿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獎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十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道直之陳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敕旨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訪尋歷典綴緝缺文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掌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況臣方食奉祠之祿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實懼人言可畏所有請命不敢祗受

恭惟皇帝陛下。謙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貴。贊昭文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詠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養。四海瞻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今九廟尚虛于祿獻。兩河未入于輿圖。繼體守文。當亟收于乘俊。宅中國大宜深究于遠圖。備差一日之幾。孰啓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圖。光御法宮。泝中國而撫四夷。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羣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啓昌期。御籙圖而出震。人瞻辟表。負輔展以常陽。既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人民之永賴。竊攷帝王之受命。殆將今古以同符。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機遠。湛之儉。奮與衰撥亂之剛。方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厥敷。專在舜躬。爰除高邑之壇。俯應大橫之兆。取炎精用事之月。即藝祖與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年之數。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復。即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歲之統。交侵行殄于四夷。盛九賓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涓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國步遼康。人心膏悅。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之靖民。會諸侯于東都。宜王由之復古。不有真主。孰恢遠圖。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強勉行道。自寇戎之存入。爲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非食卑宮。而力圖于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難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者有如于歸市。既天心之悔禍。宜宇內之休兵。將返舊京。先移清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等愚時巡。適嬰郡寄。入關建策。莫輸戍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長安之近。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清明。華夷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孰戒。矧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萬乘。躬曾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據高文之宿憤。既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讎。臣方奉真祠。莫居官守。與瑯琊而續晉之祀。竊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

車駕親征起居表

高旅飛嚴。六飛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與中丕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庭。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凜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于浩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繁表。探賾實中。既與

淨溪集卷三

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與于景運。人心膏悅。咸瞻就于至仁。雖辟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祚乏祀。將攝祿以爲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願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僕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墟。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與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

夫造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爲事。遺元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于金華，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案此表當是靖康初爲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日先後無改類次于此〕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入修不已之誠，故四海觀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會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今古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慈慈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聖官，守阻造闕，庭方欺唐，願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拂清臺之候，聖心祗戒，久稽路寢之朝。既經疹之潛銷，猶森儀之未復，凡居覆轡，孰不屏營。恭惟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丕膺歷數，率勤儉于一己，濟艱難之百爲，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翼翼，無日不恭。比緣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還黼座之尊，退避法宮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備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鑒，俯詢誠祈，稱警蹕以出房，垂衣裳而當，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羣下之情，抑以答高穹之意。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宇經緯，茲爲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既蒙昭格之休，宜復敦臨之大，仰輪誠懇，未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禋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說，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篤佑于人君，乃垂鑒告，在明主丕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比妖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孰云憂責，上及聖神，若稽太史之占，雖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既損膳羞之珍，仍獨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情，其爲報衆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尙虞五事之闕，弗御九筮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羣情而實懼，伏望皇帝陛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常陽之尊，副海隅傾日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既除星變之災，太僕詔王，蓋正朝儀之位，帝市警言之漬，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悃。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已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清衷，靡隨便坐之朝，退即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緣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致妖氛之息，精禋已通于上下，等殺宜肅于尊卑，尙屈天威，曷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心，躬秉璫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之尊，積此懇誠，祈于矜允。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歲實，實紀璣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榮然登次之新，成以緝熙之久，裁爲信典，仰冒清光。

臣伏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爲之制，必求防範之中，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既閱歲時之積，遂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積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國家政事之原，詒厥孫謀，實厯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舊轍之餘，顧雖日月之象，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慈昭成憲，有待聖時，肆垂三尺之文，盡創兩端之弊，恭惟皇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既往，三聖相授，益爲孝友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部居綺錯，凡要星陳臣等，豈以褒揚，總茲論撰，退慚未學，無國備調色之才，願與羣工，遵文考儀，刊之典。

元命百官乞詣寶籙宮行香表

天佑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冀効微忠，游輪惴惴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願然，矧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睿惟吉壤，夙有殊庭，標祕錄之新名，會靈霄之異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神策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焉致款，祀億萬年之綿遠，意則無窮，茲愛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容聖，罔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羣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算，雖華封至賤，新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期于舜獨。

賀建隆隆州城表

申畫封圻，城彼要荒之遠，列爲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用夏以變夷，既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開百里，聖人務斥于提封，惟茲生聚之庇，自昔羈縻之域，采入其阻，往成于方，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稱都護之屬，廣職方之籍，疆以周索，達于海隅，樓櫓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齊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聰明有臨，咸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畏懷無嫌矢之道，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既長，錯地形之如繡，財賦底慎，哀方物以來琛，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幸逢休運，親睹廣公，守在四夷，已扼橫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徧爲祥瑞，會四海之圖騰，獻中天之冕旒，悉輪奐之藏，若有機緯之運，伏以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難名，則時萬之祥屢應，定樂章而爲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昭史官，殆無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力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中，命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刻，聯衆巧以俱新，合符越數州而並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既揜前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願求故實。

賀赤烏白鶴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鳥本

陽精。鶴知歲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機。宜爾珍禽。呈茲瑞寶。孝能致嘯。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鶯鷺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踐行。瞻息。皆安性命之精。綴寶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而成章。乃同時而薦祉。遐邇。有煥。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離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事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異。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黃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眷弗違。水行斯應。盡伏黃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渚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為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類。波坐息堤。永無。鄰壑。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驚。南畝相望。多稼雲彌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鑄砥柱之銘。行觀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猶而翕。將無愧于周詩。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寶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輪鹽澤之藏。瑞色相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並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觀。安邑之池。晉寶郇瑕之利。緊民仰食。與海分功。醴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堅。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靡常期。故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為瑞彩。恭惟皇帝。陛下。丕承三極。協用五行。眷惟廣鹵之源。實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成非人力。真獨下以作鹹。聚若霞敷。異熬波而出。素史有特書之美人。無淡食之嗟。臣等幸服通微。欣逢休應。既同梅實。助聖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備重屋嘉籩之薦。

賀瀘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瀝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毀覆于梟巢。捷書流聞。戎漠震悚。竊以獵狝孔棘。十乘以之啓行。蠻荆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鄙。有六詔之遺黎。雖種類凌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采入其阻。未修凋落之禍。尙懷拒轡之姦。武節載馳。靈旗斯指。伐山通道。驍王旅之如飛。折賊。執俘。信天聲之有赫。既掃除于妖孽。益恢扞于方隅。邊陲肅清。里閭安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機罔測。獨斷不回。于戈省躬。居無忘于遠略。鉞鉞飾怒。勦必。克于仇方。矧絕塞之荒墟。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爾周雅采芣之詩。莫陪漢庭奉觴之。慶。永言朴。實倍等夷。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抵日子。朔。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愛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幽贊神明。朔復朔而謹治曆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德。推步舒長之景。數得周正。道遙供奉之班。心存魏闕。

己酉年冬至恭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茲為終始。王者會八能之士。以卜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啓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雖孔子之居九夷。寢忘其陋。而黃帝之從七聖。未免于迷。既陽復于。黃宮。宜慶回于丹展。臣遠願茲久。結轡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諸至願。御穆王千里之駿。惟祝還歸。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辟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養雲之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羣倫。溫柔寬裕而足有容。夙諸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心。理極屯艱。時常亨復。臣久遠溫清。徒軫夙。宵。瞻。關。谷。之新。第。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

辛亥年正旦表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策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祚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願。游。更。時。序。當。機。衡。之。載。復。恨。旄。辰。之。猶。餘。鴻。鴈。雖。賓。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載之統。方啓昌期。盛九賓之儀。大朝獻歲。會簪纓于率土。瞻旄展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羣倫。澤流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臣久處法從。叨領真祠。聞盛典之復行。與。情。而。交。慶。受。四。海。之。籍。遙。企。于。垂。衣。率。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

浮溪集卷四

表

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賀表

准進奉院報十二月十二日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者。旋旋南面奉冊東朝。誠格兩儀。益見孝心之至。風行四海。咸知母道之尊。恭惟皇帝陛下。聖其羣倫。行高百世。念龍飛之有日。瞻鳳翥以無期。懷思歷廢于寢。新請幾殫于書幣。未暨朔南之教。猶虛溫清之儀。大橫之兆庚庚。久當迎奉。城頽之時洩洩。行即旋歸。輯大議于曲臺。加徽稱于長樂。臣叨臨支郡。阻遙近班。二妃夙嬈于重華。雖同遠狩。十亂莫尊于文母。遷佐中興。

冊皇后表

帝國內治。天錫柔儀。前占龜筮之祥。懋舉梓榆之禮。伏以坤承天而乃順。月受日以爲明。不表徽音。執宜陰教。既輔成于全盛。宜登配于至尊。恭惟皇帝陛下。誠以齊家。孝于尊親。爰正軒星之象。用承長樂之顏。臣久冒明恩。欣逢盛典。雖外庭稱慶。莫陪百辟之趨。然列郡承流。首被二南之化。

賀皇太子正位表

浮溪集 卷四表

三九

浮溪集 卷四表

四〇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嘏古之儀。見顯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衍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渙震中酒。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宿齋路寢。冀對方丘。至哉坤元。肇享精誠之報。達于天下。均蒙持載之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寧神。諒經制禮。刊循誦習。傳之陋。講貴誠上質之儀。甫候一陰之生。踵修三歲之祀。爲下必因川澤。既合羣靈。成功可告神明。遂膺多福。臣幸當雅弱。親陪休嘉。知窮壤之俱尊。與臣民而同慶。

又

出次明堂。肇禮方澤。稱典禮威容之盛。契神明精禋之交。燕及生靈。同深慶賴。恭惟皇帝陛下。中天而立。法地之宜。眷言博厚之功。未極尊崇之報。稽古稱制。前期庀官。仍犧牲圭幣之宜。正時日壇場之謬。匪頒從約。儀衛去煩。整法駕以躬臨。出宸衷之義起。辟公相杜以陪後。髦士奉璋而在廷。孫竹發揚。媿神娛喜。竝垂錫羨。允答休成。臣夙荷慈憐。欣逢熙盛。稱慶莫班于階墀。卜年願比于闕陵。

又

講頌祇之美報。修尊祖之上儀。天譴順旋。海隅胥悅。恭惟皇帝陛下。德羨淵妙。精誠靜專。踵行三歲之祠。竝答兩儀之祝。講款郊時。修明國章。地求習坎之方。物取上黃之象。合于經誼。黜汾醴就祭之文。授厥本原。追神考欲行之志。臣幸當幼學。親睹容經。閱熙事之告成。與外朝而同慶。

又

迎日之陰。奠琮而祭。登揚厚德。登就吉儀。正圓丘竝祀之文。爲負古不刊之法。六飛還御。四海交欣。恭惟皇帝陛下。出撫亨期。備膺諸福。獨化陶鈞之上。儲精鑒運之中。神同時伺。地不愛寶。乃尊母事之禮。祇見澤中之巨。從祀山川。共樂咸池之奏。告成天地。更觀梁甫之儀。臣幸託天枝。早蒙聖澤。慶方輿之隕祉。阻文石之稱觴。

又

郊兆宗祈。歸功于厚載。國章時舉。精意以親詞。遠茲竣事之初。咸有受釐之慶。恭惟皇帝陛下。成能三極。修禮百神。飲時民物之休。惟本乾坤之造。候星履之日。永嚴法駕。以天行昭對。后祇俯登皇祖。器尙陶匏。之寶牲從。蘭栗之誠。宜函鍾靈鼓之和。備袞冕元圭之盛。因地事地。共觀熙事之成。匪今斯今。何止豐年之應。臣幸蒙聖澤。親睹明禋。進趨雖隔于外庭。鼓舞實同于庶物。

又

禮樂升煥。先款于圓壇。郊血告幽。繼稱于陰祀。懋叶熙成之慶。均蒙錫羨之恩。恭惟皇帝陛下。承七聖之休。撫百年之盛。文物聲明之悉備。神祇祖考以咸安。肅愍天行。嚴禋地載。鼓鐘具奏。符周樂之八成。增輝更新。陋漢儒之五徒。豐年紹至。嘉物荐臻。臣早蒙加惠之深。未預成人之列。觀瞻有煥。榮抃實多。

浮溪集 卷四表

四一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

建重屋以崇成。因剛辰而肇祀。一人昭事。萬國駿奔。竊惟三代之君。皆備九筮之樂。維時去古。浸更秦漢之餘。設位從宜。莫正房心之次。會逢臨旦。蒐講上儀。求遺職十載之前。得妙意六經之表。諸儒聚訟。皆憂改作之難。一日成能。始愧習傳之陋。恭惟皇帝陛下。坐兼衆妙。躬享丕平。凡赫然庶事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曲盡合宮之制。靡逾旬歲之期。將視朝以頒朝。先親親而配帝。昭合我將之頌。無煩玉帶之圖。精禋酒通。觀瞻有煒。臣久陪近著。甫隔清光。莫與英髦。共秉文王之德。徒聞熙事。遙與太史之嗟。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與衡天行。親講頌祇之禮。臣工宿戒。交修履聖之儀。當解慍之清和。宜儲精之辟穆。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合三神之歡。膺多福以履至尊。舉祿威而明德意。肇修陰祭。哀對坤靈。千廬星列于壇場。萬騎雲屯于次舍。協氣旁達。祥光上浮。臣方習幼儀。莫陪顯相。嘉與函生之類。共懃持載之安。遙企威尊。惟深慶抃。

又

對越坤靈。佑登皇祖。即惟宮而展采。端冕服以薦誠。惟孝子必見其所爲。故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純嘏。統緒羣元。推本盛儀。比隆治古。乃嚴宗祝之奠。茂格靈神之休。陳百物之具。修嚴千官之容。衛瑞氣承宇。靈光燭垣。臣方習幼儀。未親外傳。莫陪侍祠之列。惟深懋聖之誠。

又

順移天仗。祇就國陰。遵路寢之經塗。宿齋宮之大次。恭惟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執古御今。刺六經而制禮。尊天親地。窮萬物以報功。謂郊丘合祭之文。聖宗祝習傳之陋。乃叶長風之候。特修禮廢之儀。兩圭有邸。以陳前五嶽。公而陪後。臣禮當踐豆。年未勝衣。庶物具宜。官備展牲之夕。清光在望。心馳省膳之朝。

又

警清蹕以戒行。奠黃琬而昭見。已臨大次。將舉曉容。當時燠之靡煩。煥靈光而旁燭。恭惟皇帝陛下。宅尊四海。成位兩儀。會有極以居中。秩無文而成祀。順迎長夏。祇歡方壇。嶽祇演鬼以悉臨。風馬雲車而來下。臣年當幼學。班隔外廷。稽古禮文。遙想奉璋之盛。遠顧咫尺。徒深向日之誠。

又

函鍾八變。將修大祭之儀。陸載百重。密警周廬之衛。舉典容而創見。殫誠物以駿奔。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升。禮由義起。謂一郊二祭之合。非三代六經之傳。弗諱屬車之勢。躬臨方澤之祀。壇壝在望。蓮豆告陳。饗深恩。豐融來應。臣屬當齋。莫侍冕旒。徒瞻辟穆之光。無補肅雍之相。

又

肇稱幣玉。修泰折之明禮。夙屆郊宮。拱鉤陳之衆衛。一人齊威。萬宇駿奔。恭惟皇帝陛下。出乘昌期。奄有

諸夏。極天所覆。皆予相祀之臣。環海之間。備厥豐盛之物。卻懋功而無有。推美報于無窮。歌吳天成命之詩。明萬物資生之德。惟至誠能參化育。允答坤元。凡有氣莫不尊親。載嚴母事。臣向嬰燭輝。莫執豆蓬。方暫闕于清閒。期早膺于錫羨。

昭慈獻烈皇后贊宮朝拜表

臣某言。伏以比陳厥衛。奄畢空封。顯孝養之永遠。罄哀悼而何及。謹差某官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謹以摧以感。頓首頓首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祈廟畢贊宮旦望等表

八月旦

伏以宮壺與哀。屢改階堂之旦。凝園在望。俄驚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遠。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遊大練之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

伏以宮衣排御。已虛夏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億天德大。教物功深。既鍊石以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極。感憤奈何。

中秋

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壽收告節。月圓秋氣之中。觀玉瑤之履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后。體委任之德。希黃老之踪。候赴帝鄉之期。永遠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悵。

九月旦

伏以軒星既掩。鸞駕莫還。方與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幾承顏。一朝遠長樂之養。附姑合食。千載奉秦陵之遊。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

伏以種稷告成。舊帥九嬪之獻。菊萸在薦。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厚德倪天。德音垂世。自哀纏于厚夜。忽時及于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

伏以椒掖戒寒。柏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慕承于不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慕慕。

十月朔

伏以登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闕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步月鍾靈。補天德。奄隔晨昏之養。展驚弦晦之遷。視茲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

伏以陰灰提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舉。緬思慈範。永隔仙遊。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所憂

在賢以儉爲寶方俟舍館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卽佳辰載陳誠薦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表

伏以時丁良月嘉萬寶之既成節通週年懷三微之將復恭惟太祖皇帝陛下功彌宇宙澤浹華夷光垂萬葉之餘燕及眇躬之嗣因節寒之始屆致時莫以遐思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

輿衛遐征千年厭世衣冠永闕萬里還京痛纏宸極之尊哀被海隅之遠恭惟皇帝陛下躬承龜鼎羣見藥壺龍輦既絕于中天展路膏淹于異域雖迎瞻引粹動一人罔極之思然歸附廟祚實千古非常之事願寬聖抱俯慰羣心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慈極終天靈輻返國凡居持載孰不哀摧恭惟皇帝陛下功懋承祚孝深陟配念昔從周狩莫陪八駿之歸幸今附漢陵當樂千人之聚猶慕離鍾于此日母儀如見于平生願抑聖情少安羣下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龍輿當還龍輻乃至髮俄生于坤載哀尤切于宸衷恭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教先內治汲汲方求于故劍迢迢已隔于靈津瞻六引之來歸撫九嬪而增慟然數存修短而禮極哀榮願裁臨感之悲永副蒼生之望

浮溪集卷五

表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

臣藻言伏蒙聖恩以臣再投進編次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百冊賜臣茶藥并銀合各一具造成忠節福密院准備差使胡澤就臣所居給賜者庸使隨存貸其狼贖寶蓋頒賫實以珍芳非幽屏之宜蒙辱陰私而反懼伏念臣昨者奉承明詔寬補闕文遺漢家百六之裁漫無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成書方虞抵牾之誅忽拜便蕃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軫藥膳之念矜鉅製之勞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頽齡眷尚不忘報將安所惟悉憂于凡日庶少補于毫分方多事之搶攘未嘗汗馬豈餘年之晚晚敢復捐書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藻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于采獲君恩取幸乃蒙冒于遷除矧方抱于遺弓忍獨榮于載筆上還不獲退省爲憂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治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猶致

陟方面而不還既海隅皆服于堯喪宜柱下一新于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于杞莫稽幸商頌之復全以那爲首特懋存書之賞猥荷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殫力哀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穩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尙見其人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臣藻言准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莫求載籍僅輸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私之渥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愛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適缺一朝之信史因露章而有請蒙給簡以兼收周旋遂閱于七弄經輯敢忘于一日多謫漢事徒竊慕于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衰篇之瀆遽叨增秩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事先思孝既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劍之還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悉上于史官方博見聞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適就編摩固難追補于蠅頭幸已獲臻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俄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茲賞臣敢不誓殫殫學仰稱明恩周周穆王之詩庶無慙于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探于宗元〔案〕是表繪宋史本傳當在知撫州後知徽州前紹興八年所作而事辭與前二篇相近故類次于此

謝勞帶表

楓宸鵬展誤參國論之餘象齒南金狼身身章之錫拜手方承于帝命折腰已換于朝班伏念臣奮述諸生無心騰仕策名下吏但知飲版之恭服采周行常佩書紳之戒幸會異人之出頭叨近旁之除進侍軒墀每慙骨相忽被匪類之渥始驚藩飾之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三微禮先四近謂百度殫殘之殆盡當復于初憐孤臣衰朽之無堪特華其老肆垂異數加資終身臣敢不尊如五瑞之儀寶若萬釘之玩書而對命不忘議論之忠束以立朝益懋筋骸之力

謝加食邑表

慶發九重恩加四海辱在廷紳之列猥蒙并賦之封下拜增輝中藏知感臣某恭惟皇帝陛下輯事夷夏光復乾坤爰因渙號之類例有異租之錫論効何殊于辭統冒榮乃甚于繁縷臣敢不奉以周旋退而馳勉念家無疆石既叨食采之田雖年在桑榆會有捐軀之日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藻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敎文授臣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治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淺識分願昨投閑于異縣蒙起廢于偏城久客還家方慮南飛之鶴通候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漚以維均何道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和高類藩籬華工屬宜室之受釐爵賞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昨鄉州宋人泝辭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訪里榮乃過之寵既逮于子孫忠敢移于生死